事實類苑/卷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九　名臣事迹（二）

下一卷▶

◆名臣事迹（二）

王沂公

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，在中書最為賢相，嘗謂大臣執政，不當收恩避怨。公嘗與尹師魯曰：“ 恩欲歸己，怨使誰當？ ”聞者歎服，以為名言。廬陵居士集。

二

景德中，朝廷始與北虜通好，詔遣使，將以北朝呼之。王沂公以為太重，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，真宗激賞再三，朝論韙之。

三

祥符中，王沂公奉使契丹，館伴邢祥頗肆談辯，深自銜鬻，且矜賜新鐵券。公曰：“ 鐵券蓋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懼，賜之以安反側耳。何為輒及親賢？ ”祥大沮失。以上見涑水紀聞。

四

王沂公曾，青州發解，及南省程試，皆為首冠。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，戲語之曰：“狀元試三場，一生喫著不盡。”沂公正色答曰：“曾平生之志，不在溫飽。”

范魯公

范質初作相，與馮道同堂，道最舊宿，意輕其新進，潛視所為。質初知印，當判事，語堂吏曰：“堂判之事，並施籤表，得以視而書之，慮臨文失誤，貽天下笑。”道聞歎曰：“真識大體，吾不如也。”質後果為名相。談苑。

二

范魯公質早輔周室，及太祖受禪，不改其任。兩朝翊戴，嘉謀偉量，時稱名相。然自以執政之地，生殺舒慘所繫，苟不能蚤夜兢畏，悉心精慮，敗事覆餗，憂患畢至。加之道有枉直，時有夷險，居其位者，今古為難。嘗謂同列曰：“人能鼻吸三斗醇醋，即可為宰相矣。”涑水紀聞。

范文正

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，依睢陽朱氏家，常與一術者遊。會術者病篤，使人呼文正而告曰：“吾善煉水銀為白金，吾兒幼，不足以付，今以授子。”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，納文正懷中。文正方辭避，而術者已絕。後十餘年，文正為諫官，術者之子長，呼而告曰：“爾父有神術，昔之死也，以汝尚幼，故俾我收之。今汝成立，當以還汝。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，封識宛然。筆錄。

二

景祐中，范文正公知開封府，忠亮讜直，言無回避，左右不便。因言公離間大臣，自結朋黨，乃落天章閣待制，出知饒州。余靖安道上疏論救，以朋黨坐貶。尹洙師魯上言，靖與仲淹交淺，臣於仲淹義兼師友，當從坐。貶監郢州稅。歐陽脩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辜，若訥大怒，繳奏其書，降授夷陵縣令。永叔復與師魯書云：“五六十

年來，此輩沉默畏慎，布在世間，忽見吾輩作此事，下至竈間老婢，亦相驚怪。”時蔡襄君謨為四賢一不肖詩，播于都下，人爭傳寫，鬻書者市之，頗獲厚利。虜使至，密市以還。張中庸奉使過幽州，館中有書永叔詩在壁者。四賢：希文、安道、師魯、永叔也。一不肖，若訥也。涑水紀聞。

三

晏丞相殊留守南京，仲淹遭母憂，寓居城下。晏公請掌府學，仲淹常宿學中，訓督學者，皆有法度，勤勞恭謹，以身先之。夜課諸生，讀書寢食，皆立時刻。往往潛至齋舍詗之，見有先寢者詰之，其人紿云：“適疲倦，暫就枕耳。”仲淹問：“未就寢之時，觀何書？”其人亦妄對，仲淹即取書問之，其人不能對，乃罰之。出題使諸生作賦，必先自為之，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，亦使學者準以為法。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，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，多其所教也。服除，至京師，上宰相書，言朝廷得失及民間利病，凡萬餘言，王曾見而偉之。時晏殊亦在京，薦一人為館職，曾謂殊曰：“公知范仲淹，捨而薦斯人乎？已為置不行，宜更薦仲淹也。”殊從之，遂除館職。頃之，冬至立仗，禮官定議，欲媚章獻太后，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。仲淹奏以為不可，晏殊大懼，召仲淹責怒之，以為狂。仲淹正色抗言曰：“仲淹受明公誤知，常懼不稱，為知己羞，不意今日，更以正論得罪於門下也。”殊慚無以應。湘山野錄。

四

初，范文正公貶饒州，朝廷方治朋黨，士大夫無敢往別。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，大臣責之曰：“君長者，何自陷朋黨？”王曰：“范公天下賢者，顧質何敢望之！若得為某黨人，公之賜質厚矣。”聞者為之縮頸。

五

范文正公守邠州，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，未舉觴，見衰絰數人，營理喪具者。公亟令詢之，乃寄居士人卒於邠，將出殯近郊，賵斂棺槨皆所未具。公憮然，即徹宴席，厚賻給之，使畢其事，坐客感歎有泣下者。並涑水紀聞。

六

慶曆中，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，予中途上謁，翌日召食。時李郎中丁同席，范與丁同年進士也。因道舊日某修學時，最為貧窶，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，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，經宿遂凝，以刀為四塊，早晚取二塊，斷韲十數莖，酢汁半盂，入少鹽，煖而啗之，如此者三年。湘山野錄。

曹武毅

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，凡數年。一日，有內侍使京西，朝辭日，太宗密諭之曰：“卿至汝州，當一訪曹翰，問其良苦，然慎勿泄我意也。”內侍如旨往見，因弔其遷謫之久，翰泣曰：“罪犯深重，感聖恩不殺，死無以報，敢懟苦耶？但以口眾食貧，不能度日，幸內侍哀憐，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，可乎？”內侍曰：“大尉有所須，敢不應命，何煩質也。”翰固不可，於是封裹一複以授，內侍收複，以十千答之。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，太宗命取其複，開視之，乃一六幅畫幛，題曰“下江南圖”。太宗惻然念其功，即日有旨召赴闕，稍復金吾將軍。蓋江南之役，翰為先鋒也。

王參政

王參政化基興國二年及第於呂蒙正牓，釋褐，授贊善，知嵐州。趙韓王學術平淺，議以驟進少年，無益于治，抽詔改淮幕。公歎曰：“不幸丞相以舊勳自恃，特忌晚進。男兒既逢明時，豈能事幕府，承迎於婉畫之末乎？”抗疏自薦，表稱真定男子。公嘗慕范滂有攬轡澄清天下之志，遂撰澄清五略，皆切於時要。太宗壯之，曰：“化基自結人主，慷慨之士也。”亟用之，由著作郎、三司判官、左拾遺，召試中丞補闕，知制誥。

狄武襄

天聖五年，王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，釋褐，將作監丞，通判湖州。是年，狄武襄公青始投拱聖營為卒，晚年同入樞密院，武襄為使，文安副焉。並見東軒筆錄。

魏咸熙

魏咸熙，仁浦之子，性寬厚，任太僕少卿，累典藩郡。知杭州日，晨朝視事，掌舍卒掛油釭中間簾鉤上，正中其額，翻汙冠綬，咸熙戒左右勿得輒言，使老卒亟還臥內，易衣巾而出。歸朝大治酒具，賓友集饌，陳越中銀釦陶器，僮僕數人，共舉食案而前，相嘲

誚，足跌，盡碎之。坐客皆失色，咸熙殊不變容，但令易它器，別具蔬果，亦不加笞責。人皆服其量，以為劉寬之比。

二

王文康公、薛簡肅公俱嘗鎮蜀，而皆有名。章獻時，同為執政。一日，奏事已，因語蜀事，文康曰：“臣在蜀時，有告戍卒反，乃執而斬之於營門，遂無事。”簡肅曰：“臣在蜀時，亦有告戍卒反者，叱出之，亦無事。”並湘山野錄。

薛簡肅

薛簡肅公，天禧初，為江淮發運使，辭王文正公。王無他語，但云：“東南民力竭矣。”薛退而謂人曰：“真宰相之言也。”

呂文靖

景祐末，西鄙用兵，大將劉平死之。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，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，故平失利。詔誅監軍黃德和，或請罷諸帥監軍，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，公曰：“不必罷，但擇謹厚者為之。”仁宗委公擇之，對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不當與中貴私交，何由知其賢否？願詔都知押班保舉，有不稱職者，與同罪。”仁宗從之。翌日，都知叩頭乞罷諸軍監宦，士大夫嘉公之有謀。

二

慶曆初，仁宗服藥，久不視朝。一日，聖體康復，思見執政，坐便殿，促召二府。宰相呂許公聞命，移刻方赴召，比至，中使數輩促公。同列亦贊公速行，公愈緩步。既見，上曰：“久疾方平，喜與卿等相見，而遲遲之來，何也？”公曰：“陛下不豫，中外頗憂，一旦聞急召近臣，臣等若奔馳以進，慮人心驚動耳。”上以為深得輔臣之體。以上出涑水紀聞。

三

呂許公夷簡為郡守，上言乞不稅農器。真宗知其可為宰相，記名殿壁，後果正台席。燕

肅為郡守，上言應天下疑獄，並具事節奏取勑裁。仁宗知其有仁心，後至龍圖閣直學士。王安石為翰林學士，因萊州阿芸謀殺夫，以為案問，欲舉免所因之罪，主上決意用為輔相。自燕肅之說進，歷仁宗、英宗、神宗，三朝之中，凡有奏疑，未始不免死。案問之律行，凡臨劾而自陳者，皆得原減。所謂仁人之言，其利溥也。東軒筆錄。

李公擇

李常公擇，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，書幾萬卷。公擇既貴，思以遺後之學者，不欲獨有其書，乃藏於僧舍。其後，山中之人思之，目其居曰：“ 李氏藏書山房 ”，而蘇子瞻為之記。涑水紀聞。

張乖崖

王均、李順之亂後，凡官於蜀者，多不挈家以行，至今成都知府猶有此禁。張詠知益州，單騎赴任，是時一府官屬，憚張之嚴峻，莫敢蓄婢使者。張不欲絕人情，遂自置侍婢以侍巾幘，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。張在蜀四年，被召還闕，呼婢父母，出貲以嫁之，仍處女也。張在蜀，一日，有術士上謁，自言能煅汞為白金，張曰：“ 若能一火煅百兩乎？ ”術士曰：“ 能之。 ”張即市汞百兩俾煅，一火而成，不耗銖兩。張歎曰：“ 若之術至矣，然此物不可用於私家。 ”立命工煅為一大香爐，鑿其腹曰：“ 充大慈寺殿上公用 ”，尋送寺中。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，人伏其不欺也。東軒筆錄。

二

張乖崖性剛多躁，蜀中盛暑，食餛飩，頂巾之帶屢垂於盌，手約之，頗煩，急取巾投器中，曰：“ 但請喫。 ”因捨而起。少年慷慨，學擊劍，喜立奇節，謂友人曰：“ 張詠賴生明時，讀典墳以自律，不爾則為何人耶，則為何人耶！ ”李順之亂，益州大將王繼恩、上官正輩，頓師逗遛不進，激使行，盛陳供帳郊燕以餞之，舉爵謂軍校曰：“ 爾曹蒙國厚恩，無以塞責，行當勉力平盪寇壘。 ”以手指其地曰：“ 若師老日曠，即爾輩死所也。 ”徐謂繼恩曰：“ 朝廷始若許僕參後騎，豈至今日？醢賊以噉師久矣。 ”自是士氣果振，獲捷而還。見玉壺清話。

三

初蜀新亂，張尚書至，公宇襲舊制，周列更鋪凡數百所，公即日命罷之，人心大安。及代去，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，且云：“候十年觀此。”後十年，公薨于陳州，訃至，希白為公設大會齋，請知府凌諫議策發開所留文字，乃公畫像，衣兎褐，繫絛草裹，自為贊曰：“乖則違俗，崖不利物。乖崖之名，聊以表德，因號乖崖。”公遂畫于天慶觀仙遊閣。又九曜院皆畫公像，府衙之東南隅，又有祠堂，皆後人思公而為之也。初，蜀人雖知向學，而不樂仕宦。公察其有聞於鄉者，得張及、李畋、張遠，間召與語民間事，往往延入臥內，從容款曲。故公於民情，無不察者，三人佐之也。其後，三人者皆薦於朝，皆為員外郎，而蜀人寖多仕宦矣。每斷事，有情輕法重，情重法輕者，必為判語，讀以示之。蜀人鏤版謂之戒民集，大底以敦風俗、篤孝義為本也。湘山野錄。

四

張乖崖未第時，嘗游湯陰，縣令賜束帛萬錢，張即時負之于驢，與小僮驅而歸。或謂曰：“此去遇夜道店，陂澤深奧，人煙疎闊，可俟徒伴偕行。”張曰：“秋夜矣，親老未授衣，安敢少留邪？”但淬一短劍而去。行三十餘里，日已晏，止一孤店，惟一翁洎二子。見詠來甚喜，密相謂曰：“今夜好箇經紀。”張亦心動，竊聞之，因斷柳枝若合拱者為一棓，置室中。店翁問曰：“持此何用？”張曰：“明日早行，聊為之備耳。”夜始分，翁命其子呼曰：“雞已鳴，秀才可去矣。”張不答，即來推戶。張先以坐床拒左扉，以手拒右扉。店夫既呼不應，即再三排闥，張忽退立，其人閃身踉蹡而入，張擿其首，斃之，曳入閫。少時，其次子又至，如前復殺之。及持劍視翁，方燎火爬痒，即斷其首，老幼數人，併命于室。呼僮牽驢出門，乃縱火，行二十餘里，始曉。後來者曰：“前店人失火，舉家被焚。”出倦遊錄。

五

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：“吾牓中得人最慎重，有雅望，無如李文靖。深沉有德，鎮服天下，無如王公。面折廷爭，素有風采，無如寇公。當方面寄，則詠不敢辭。”名臣遺事。

丁文簡

丁文簡公嘗言，舉進士時，以制誥為贄卷。既而復自笑曰：“是不揆也。”然其後為知制誥翰林學士，參知政事，亦見其所存有素矣。初舉人居鄉，必以文卷投贄先進，自糊名，後寖衰。賈許公為御史中丞，又奏罷公卷，而士子之禮都亡矣。湘山野錄。

二

丁度，字公雅，開封府祥符人。祖顗，盡其家資聚書至八千卷，為大室以貯之。曰：“吾聚書多，雖不能讀，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矣。”父逢吉，以醫事真宗於藩邸，官至將作監丞，致仕。度以祀汾陰歲舉服勤辭學第二人登科，解褐大理評事通判事，遷太子中允，直集賢院。今上即位，度上書請博延儒臣，勸講道誼，增置諫官，切劘治體，墾闢荒萊，安集流庸，以為州縣殿最。章獻皇后善之，遷太常博士，賜緋。俄出知湖州事，徙京西轉運使，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，遷翰林學士，久之，兼侍讀學士，又加承旨，又兼端明殿學士。國朝故事：中書制民政，樞密專兵謀。及趙元昊逆命，朝廷事多，度建言：“古之號令，皆出於一。今二府分兵民之政，若錯置異同，則下無適從，非為國體。”於是始詔：軍旅重務，二府通議。度在兩禁十五年，性寬厚，儻蕩不修威儀，流輩多易之。上嘗從容問度，用人資序與才器孰先？度對曰：“天下無事，則循守資敘。有事，則簡拔才器。”上甚善之。會諫官有言度承閒求進者，上以度言諭執政，且曰：“度侍從十五年，而應對如是，不自為地，真淳厚長者也。”尋以度為工部侍郎、樞密副使，逾年，參知政事。頃之，衞士為變，事連宦官楊懷敏。樞密使夏竦言上，請使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其獄，不可滋蔓，使反側者不自安。度曰：“宿衞有變，事關社稷，此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”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，自旦爭至食時，上卒從竦議。未幾，度求解政事。時初置紫宸殿學士，以度為之，起兼侍讀學士。尋以紫宸稱呼非宜，改為觀文殿學士。後數年薨，贈吏部尚書，謚文簡。度早喪妻，晚年學修養之術，常獨居靜室，左右給使，惟老卒一二人而已。見涑水紀聞。

歐陽文忠公

歐陽文忠公使遼，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，非常例也。且公名重今代故耳。其為外夷敬伏如此也。涑水紀聞。

二

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為兩府，凡有建明於上前，其詞意堅確，持守不變，且勇於敢為，王荊公嘗歎其可任大事。及荊公輔政，多所更張，而同列少與合者。是時，歐陽公罷參知政事，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。荊公乃進之為宣徽使，判太原府，許朝覲，意在引之執政，以同新天下之政。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，深畏多言，遂力辭恩命，繼以請老而去。

荊公深歎惜之。東軒筆錄。

太宗知人

太宗時，賈黃中、宋白、李至、呂蒙正、蘇易簡五人，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，扈蒙贈之以詩云：“五鳳齊飛入翰林。”其後，呂蒙正為宰相，黃中、李至、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，宋白官至尚書，老於承旨，皆為名臣。廬陵集。

不信異端

李司空家，累世不置佛堂，不畜內典經文。王似宗家，不然楮錢，祀其先人酒炙而已。楊文公談苑。